

目录

新约的职事与新路的实行

第一章 新约的职事、使徒的教训与新路的实行

第二章 在身体里尽功用，在朽坏之中爱主

第三章 拒绝流言与实行新路

第一章 新约的职事、使徒的教训与新路的实行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新约的职事与众执事

要明了圣经中的职事，一定要好好地读林后三章。在这里保罗说，不论在旧约或新约，神都只有一个职事。旧约只有一个独一的职事，新约也只有一个独一的职事。旧约的职事乃是一个属律法的职事，带着定罪的职事，也是一个属死的职事；（林后三 7-11；）因为旧约的职事是传律法，律法不能称义人，也不能叫人得生命，乃是定罪人。跟着定罪来的，就是死，所以定罪的职事也就是属死的职事。旧约里只有这个职事。不论君王、祭司，还是申言者，凡在旧约里事奉神的人，就在那个职事里面。新约也只有一个职事，这个职事叫作新约的职事，也叫作‘义的职事’，或‘称义的职事’。（林后三 9。）新约的职事是义的，是称义的职事，结果叫人得着灵，所以也是属于灵的职事。这个职事叫人活，因此也是生命的职事。（6。）新约的职事是称义的职事，是叫人得着灵的职事，也是叫人得生命的职事。新约只有这一个职事。林后四章一节说，‘我们...受了这职事。’这里说‘我们’而不是‘我’，指多数的使徒们。使徒虽多，所接受的都是‘这职事’。这样说来，整个新约就只有一个职事。这个职事就是把基督传给人，先叫人得称义，接着叫人得着灵，这个灵就带来生命。这样一来，人就成了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。这些在新约职事里事奉神的人，成全这些肢体，使这些肢体能各尽功用，直接的建造基督的身体。（弗四 12, 16。）‘职事’这辞的原意，是指一个服事（service）。因此，按这个意义来说，每一个事奉主的人，都有一分服事，他那分服事就是他的职事。在歌罗西书里，保罗吩咐亚基布：‘务要留心你在主里所领受的职事，好尽这职事。’（四 17。）所以每一个事奉神的人都有一分职事。不过请记住，这一分职事乃是新约独一职事里的一小部分。大家的这一点职事，加上众使徒们的职事，就成为新约的一个职事。你有一分职事，并不是说你就有另一个职事了。新约只有一个职事；这一个职事就是传福音，分赐基督，叫人得着灵，得着生命，成为基督身上一个活的肢体，而成全这个肢体，让这个肢体尽功用。

当众肢体尽功用时候，每一个肢体都有一分服事，那都是一分职事，但不是单独的。我们众人一点一点地职事加起来，就成为一个新约的职事。新约的职事是为着产生并成全基督身上的肢体，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在这职事里有分的，就是新约的众执事。（林后三 6。）

新约职事以外不同的职事导致分裂

今日在基督教中，除了新约的职事——产生基督的肢体，建造基督的身体——之外，还有好多种不同的职事。每一个公会都有它的职事。例如，浸信会的职事是什么呢？一面，浸信会也传基督、救罪人，可是接下来不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而是建造浸信会。建造浸信会的，就是浸信会那分特别的职事。他们宣称，只有借着浸信会的水，浸信会的浸池，再加上浸信会的牧师所进行的施浸，才能使人成为浸信会的一个信徒。我的母亲原是浸信会的信徒，我也生在浸信会中。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都有人会报告：‘今天本会分授圣餐，凡是本会的信徒请留下来，一同领圣餐；非本会的信徒，就请退席。’这是浸信会的作法。所以浸信会的职事不光传耶稣基督，还加上一点，就是受浸必须用他们的水，用他们的池子，也必须由他们的牧师施浸。因此，浸信会的职事在耶稣基督之外多了一点东西。这个加上的东西就是特别的职事，使浸信会成了一个宗派。长老会也是一样。

按圣经中的制度，召会乃是由长老来治理。长老会所看见的这个真理是对的，但是他们在传耶稣之外又加上长老治会，当作特别的职事。受浸是合乎圣经的，但是把受浸当作一个特别的职事，就产生出宗派；长老是合乎圣经的，但是把长老治会弄成一个特别的职事，也就产生一个宗派。此外还有圣公会（Episcopalian），就是英国国教，他们主张监督治会。圣公会的名称即是源于希腊文里的‘监督’。

圣经中说到长老 (elder) 是指成熟的人，监督 (overseer) 是指长老的功用，地方召会中的监督就是长老。(徒二十 17, 28。) 圣公会把监督治会当作他们特别的职事，就产生了一个宗派。还有路德会，就是信义会，也就是‘因信称义’的宗派。因信称义完全合乎圣经，也是救恩所必需的，可是把因信称义当作一个特别的职事，就产生一个宗派。还有许多小事情，如蒙头、说方言等。蒙头是合乎圣经的，可是有一班人根据是否蒙头而接纳人，使蒙头成了特别的职事，而产生了蒙头的宗派。灵恩派的人也把说方言当作特别的职事，认为信徒非说方言不可，于是产生了说方言的宗派。所有的宗派都是如此，把圣经里的某一点拿来加在基督之上，于是在新约的职事之外另有特别的职事，而产生特别的宗派。只传基督，借此产生基督的肢体，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乃是新约独一的职事。但是在这个之外再加上受浸，或者加上长老治会，或者加上监督治会，或者加上蒙头、说方言等特别的职事，就把基督徒分开，产生不同的宗派，而使基督的身体分裂了。

‘与职事是一’的正确意义

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也施浸，但我们不因着施浸而形成一个宗派。我们也实行长老治会，但我们不把长老治会特别加在基督之上。一九三七年，我也曾说方言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说方言特别加在基督之上。我们今天所有的就是新约的职事，就是传基督，叫人得重生，作基督身上的肢体，而建造召会。这也就是我们中间的职事。这职事的根据是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所说‘使徒的教训’，以使徒的教训为根基，以使徒的教训为内容，也使徒的教训为范围。我担心有些弟兄姊妹对这事领会得不正确。当我们说到跟随职事，千万不要领会成是跟随某个人。我们所说的‘职事’ (ministry) 是指着服事 (service)、而‘执事’ (minister) 是指服事的人。弟兄姊妹若分不清楚，可能以为我们要大家听执事的话。我们要听的是职事，就是新约的职事；不是听人的话。人是执事，不是职事。

职事是服事，执事是服事的人。盼望大家能清楚。今天有人争论说，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不接纳‘众职事’是不对的。但你要小心，真接纳众职事就不得了了。这意思就是你不只接纳新约的职事，也接纳浸信会的职事、长老会的职事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守安息日的职事等。若是真要接纳众职事，所有分门别突的职事都得接纳。提倡接纳众职事的人，认为每一个主的工人都有职事，我们都要接纳。不错，每一个工人都有职事，但主工人的职事都应该单纯是新约职事的一部分。若在新约职事之外再加上守安息日、受浸、长老、监督、蒙头、洗脚、说方言等，那就不是单纯的新约职事。我们若在新约的职事之外接纳不同的职事，就会导致分裂。

关于‘公会’，我们也要有点说明，因为今天就是在公会里聚会的人也不一定懂得公会是什么。公会（denomination）就是一个另立名称的派别；意思是说，不仅分门别类，还有了另外的名称。一个派别（sect）若还没有另立名称，就还不是一个公会。但如果有人说，‘我们传信而受浸，我们是浸信会。’那就变成一个持守浸信的公会了。保罗说，‘你们各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矶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基督是分开的么？’（林前一12~13。）这就是有了另外的名称；这是应该定罪的。我们脱离公会，就是脱离这种在基督以外多余的名分。公会，就是在正统的信仰上再加东西。你加上的东西，就是公会的职事。今天在基督教里许多不同的职事，都是要用另外的名称来与别人分开。我们只有一个职事，就是新约的职事；我们每一个事奉的人都有一分职事，但我们各人的那一分加起来就是新约的职事；因为我们大家同作一个工，就是分赐基督，叫人成为基督的肢体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，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不建造。你如果再用一点外加的来建造，并给与另外的名称，那就不是建造召会，而是建造公会了。我们脱离公会，并不是脱离召会，也不是脱离基督，乃是脱离多余的东西。从今以卮，当你说‘我们与职事是一’，要知道这是指那独一的新约职事，而不是指任何人。与某位执事是一乃是错误的。

跟随新约的职事，就是跟随使徒的教训；使徒的教训和新约的职事乃是一。当我说到新约的职事就是一个，以及我们要与职事是一，从来没有说过我李弟兄是新约独一的职事；这样的指控是谎言。我一再地说，新约的职事是独一的，并且我可以肯定、欢乐的说，我的职事是新约独一职事的一部分；但我没有说我的职事就是新约独一的职事。解释圣经如同律师解释法律，需要非常谨慎。一字之差，分别太大。新约的职事是独一的，这不错；你若说李弟兄的职事是新约职事的一部分，那也是对；有人以为这等于说李弟兄的职事就是新约独一的职事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听起来好像差不多，但是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今天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不是建造浸信会、长老会、或任何公会，甚至不是建造所谓的‘地方召会’。‘地方召会’是外界给我们的称呼，但召会是没有名字的。好比你不能给月亮再取一个名字，最多只能说‘在美国的月亮’；此地的召会也顶多只能自称是‘在圣荷西的召会’。今天在法治国家里，我们的团体必须向政府登记，所以需要有名称。我们又不愿意取名称，所以注册的时候常常要大费口舌。注册局的官员问说，‘这个“在圣荷西的召会”究竟是什么？’我们就解释：‘我们是一班无宗无派也无名的基督徒，来在圣荷西一起聚会。实在要有名字，就说我们是在圣荷西的召会吧！’就如月亮没有名称，最多只能说，在美国的月亮和在台北的月亮，但这不是说有两个月亮。在美国的月亮就是在台北的那个月亮，不过显现的地方不同。同样的，召会在宇宙中只有一个，不过出现在不同的地方，显为在各地的召会。

新路的实行乃是根据使徒的教训

我们不是建造任何会，而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所以‘与职事是一’的意思就是照着使徒的教训，不再有别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带进的新路主要有三件事：第一，访人传福音；第二，家聚会喂养人；第三，在聚会中人人说话。这三点是不是使徒所教训的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会不会伤损使徒的教训？绝对不会。所以我们应该接纳，这就是与职事是一。

今天若是有人对这三点实行发表异议，那就是他的意见了。我不敢说这样的意见一定违反使徒的教训，但可能与违反使徒的教训很接近，因此很危险。所以我们要当心，不该在召会中随便发表意见。我们既然看清楚了，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受的托付，就是照着新约使徒的教训，来执行新约的职事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那么怎样能把这件事作出来呢？毫无疑问，要传福音，就得登门访人；要留住听福音得救的人，就得到人家里去喂养他们；召会要得造就，得建立，成为基督的身体，非有正常的聚会不可。召会聚会不该随从外邦的习俗，一人讲众人听，乃要照着圣经，众圣徒来在一起，人人都有机会尽功用。各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等，（林前十四 26，）这样的说话叫大家一同得建造，也使基督的身体得建造。我们应当为此劳苦，不然就是枉费时日-每个得救的人都是材料，但人得救之后，若是没有人去看望喂养，新人就容易流失；即使存留下来，聚会时都闭口不言，习惯等人讲道，那么结果也不是基督的身体，只是一个会，一个彰显某种工作的门面。弟兄姊妹，你们都看见了清楚的亮光。希望你们好好祷告，在主面前接受负担，忠心、坚定持续地作这三件事：出去访问人传福音；带人得救之后要好好牧养，也就是借着家聚会，在初信者家中培育他们；而后到聚会来，一定要说话，拯救召会的聚会脱离列邦的习俗，脱离一人讲众人听的传统。愿主怜悯我们。

三月二十日讲于美国加州圣荷西

第二章 在身体里尽功用，在不朽坏之中爱主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不要爱世界，乃要实行神的旨意，在身体里尽功用

约壹二章说，‘不要爱世界，和世界上的事。...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，正在过去。’（15.17上。）这句话我在六十年前，很年幼时就读到了。世界上的事，无论好坏贫富总要过去。后面又说，‘唯独实行神旨意的，永远长存。’（17下。）实行神旨意是什么意思？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作什么？有的人说，实行神旨意的意思就是：你从前没有得救、没有主，想作什么就作什么，现在不可以这样。譬如，到底要去那个学校读书？你要祷告。适婚年龄到了，也不要只照自己的意思，要问问主，是不是要现在结婚？或者要找什么对象？一般年轻的弟兄姊妹肯这样敬畏神、寻求神的意思是很好。但在罗马十二章，保罗从更深的一面说到神的旨意，是要我们‘将身体献上，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’；（1;）又说‘不要模仿这世代’，就是不要模成世界时髦的样子，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，‘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、可喜悦’并纯全的旨意。（2。）我们从这一章的上下文就看出来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彼此配搭过身体的生活。以弗所书全是讲召会，把召会讲得很深奥，很高超。保罗给我们看见，得救的人不是仅仅成为信基督的宗教徒，而是得着重生，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有祂的生命和性情。祂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，祂的性情就是我们的性情。所以我们就像树枝，祂是树本，树本与树枝同有一个生命，也同过一个生活，这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。我们与基督同过的生活，就是召会生活，也就是身体生活。肢体都有功用。我们全身的肢体，没有一个是无用的，无论是肩膀、手臂、手掌、手指，都有用处；眼睛、耳朵、鼻子，甚至最微小的毛发、指甲，也没有一部分是无用的。

我们得救了，有了主的生命，成为主身体上的肢体，也就有我们的用处，而且每个人的用处彼此不同。我们要过召会生活，就得尽我们的功用。尽功用的目的是要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，也就是把召会建造起来。要把召会建造起来，第一需要的是材料，就是蒙救赎、得重生的人。人原来是罪人、死人，一蒙赎重生，就变作有用的材料。人得重生之后，就像初生的婴孩一样，如果照顾得好，就会长得强壮；若是没有人照顾，过不了几天就夭亡了。此外，我们照顾人时也需要注意，基督徒是过群体的生活、聚会的生活，不能让刚得救的人单独在自己家里作基督徒，乃要带他们和众圣徒常常聚在一起。聚会的自的和作用，就是使主能借着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在说话中把真理释放出来，也把生命供应出去。

要到聚会中说话

得救的人要不断得着供应，就要来聚会。在会中你说话，我也说话，个个都说话；一面是为了彼此供应，另一面也是为了供应自己。人不仅要经历生命，还要在聚会中说话；一说话，自己就喜乐，聚会也得以拔高。你在聚会中一说话，自己就先得供应。假使某一天你来聚会时，里面有感觉要说话。但你考虑再三，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怕说了也没什么价值，犹豫之中，别人就先起来说了。等到两分钟后别人说完，机会又来了，你却再度踌躇不前，就是不敢说。这样下去不仅聚会少了你的供应，散会的时候自己也懊恼不已。不要害怕在聚会中说错话，即使说错了也是有益的。因为若说错了，回家后就会省察自己，有时候配偶也帮着指出错来。有人把错指出来，对基督徒是个大帮助。错显明出来，人只要一认错，就得赦免，主的宝血也就洗净了。圣灵是跟着宝血的；宝血一洗净，圣灵一膏抹，我们就大得益处。所以在聚会中说话是一件大事，能叫自己得益处，也叫别人得益处。

关于建造召会作神的见证，有三件大事。第一是要去救罪人。在旧约里，神的百姓要上山取木料，才有材料可建造圣殿。在新约里，我们若是不去向人传福音，得救的人寥寥无几，就没有材料可以建造召会，也无法叫召会得着扩大和扩展。所以必须去传福音、救罪人。第二是等到把人救来了，还必须最少两周一次去到他家里，像喂养初生婴儿一样长期照顾他。一段时间后他就能站住，可以进入召会的聚会了。第三是在聚会中人人都要说话。当你我都说话，大家就都得造就，并且经历生命的长大。当你我都有生命的长大，这个长大就是召会的建造。召会的建造应该像草皮和树林的生长一样，慢慢地扩展出去。比如，这里的召会现在有九百人聚会，假使大家都传福音，每年你救一个，我救一个，一年之后人数就超过一千，召会乃是这样自然的开展出去。基督教走的路是招聚群众，靠教友捐钱，雇名人来讲道。每周日都只有一个人讲，其余的人最多是邀请人并在事务上配合。就算人得救了，也没有什么人到家里去照顾他们，拜访工作也作得不太多。这与圣经所启示召会扩增的路相去甚远，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能走。我们得救的人里头有主，一碰着主我们就活了，加上一本圣经天天读读祷祷，里头常会有亮光，使我们都有经历可说。甚至只要呼求主名都会使我们有经历。例如，一位弟兄原先不赞成呼求主名，但有一天他骑脚踏车，在转弯的时候被车撞到。这时他就自然喊出：‘哦！主啊！’当他被送到医院，躺在病床上全身疼痛时，他也不自觉的喊：‘哦！主啊！’等到身体恢复了，他去聚会时，就向众人见证呼求主名使他蒙拯救。读经也会使我们有亮光，有经历。例如，有一位姊妹得救之后很爱主，可是有一个毛病一直改不了，就是要求丈夫只能说奉承的话，不能说她那里作不好，否则她脾气一上来，就要摔东西。这位姊妹明知这样不对，却无法脱离自己的脾气。后来她见证，当她操练每天早晨醒来时，什么事都不要作，先呼喊主，再读两节圣经，用这两节圣经享受主，摸着主的同在，结果一整天都自然活在灵中。自从她这样操练，奇妙的事发生了：当丈夫没有说好话反而对她啰嗦时，她自然的喊：‘哦！主啊！’结果也就不生气了。这样的操练使我们能对主有经历，来到聚会中便有许多可说的见证。

然而我们中间受了基督教传统的影响，也喜欢聚会听道。我们都习惯听，这个习惯让我们在聚会中很难开口，只能靠主的恩典来改进。改进的路就是早晨起来什么事都先不要作，什么话也别说，只要呼求：‘哦，主耶稣！’并说，‘主耶稣我爱你！’接着就把圣经打开，选两三节读一读，祷读祷读，默想默想，在主的话里得着喂养，也得享受。这样的操练能帮助我们整天都不离开灵而活在灵里。

在朽坏之中爱主

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和风气，一来聚会都说话。不仅你自己说话，还要成全你带的新人，到聚会中说话。在新人来大聚会以前，你在家聚会中就要跟他交通，引导他说说生活中的见证，并且要他自己选诗歌，帮助他建立起主动开口的习惯。等他来到召会聚会中，一看大家都开口，他就跟上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你还要带他去作你所作的事，就是去叩门-作家聚会。原来是你一个人作，过了一段时间就变两个人作了。假使你一年能带出两三个新人，那就很不得了。我们若年年如此，主就要借着我们的成就何等美好的事。我们一定要鼓励弟兄姊妹作这三件事：传福音救罪人，喂养初信者，以及在聚会中为主说话。我们相信人人都能作得到。我们不能一年五十二周都只倚靠一个人讲；我们必须人人尽功用，人人为主说话，使大家都得成全。我们若认真实行这三件事，便能使基督的身体得建造，召会的人数也必定繁增。实行这三件事，就是以弗所六章二十四节所说的，在朽坏之中爱我们的主耶稣。这里的朽坏，不是指着神那不朽坏的爱，乃是指你在建造基督的身体的事上爱主。你若是一面爱主，一面爱世界；或是只顾自己爱主，不去传福音，不去照顾家聚会，来聚会也不说话，你就只是在朽坏之中爱主。请你记得：如果你心里爱主而不作这三件事，就是不去访人传福音，不去新得救的人家里造就他们，也不到聚会中来说话，你所作的可能都是‘世界上的事’，那些都要过去。但是传福音、家聚会、到聚会中来说话，这三件事乃是永存的、荣耀的。你若是在这三件事上来爱主，你的爱主就是在朽坏之中。盼望众弟兄姊妹都如此来爱主。

三月二十日讲于美国加州圣荷西

第三章 拒绝流言与实行新路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要拒绝流言

这次聚会好像一个大家庭团聚，我们要来说说家中的事。我知道弟兄姊妹都非常爱我，也为我祷告。我作文字工作，修改稿子有时真累，可是我在百忙之中，里头常有一个感觉：有人为我祷告。有一种力量从里头来。所以我现在八十几岁，所作的工非但没有比十几岁时减少，反而加倍的多；别人知道了也感觉惊讶。我的确感觉主听了好多弟兄姊妹的祷告。然而人就是人，离得太久不相聚，难免闲话就出来了。有人说，‘自从走新路以后，李弟兄只要青年同工，老同工一概不要了。’这话传得很厉害，我要趁机会对你们说清楚，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我起来为主说话，至今整整五十六年，从来没有不要任何同工。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在我家客厅里兴起一个小召会，直到今天是五十六年了。在这五十六年间，除了一九六五年那一次，我从来没有停止任何同工。当时有几个同工写信给我说，‘台湾的工作是你发起的，人也是你训练的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如今有四、五位同工表面上说是站召会立场，走召会道路，实质却完全在反。所以，你若是要我们大家继续作下去，你就得作点事情。’那是一九六五年春天，我已经将近五年没回国了。我当年九月一回去，马上召集同工聚会。我这一生作主的工，那是唯一一次停下五位弟兄，请他们从工作上退下去。其中两位后来特别来见我，表示自己没有问题。然而我举出几件事实，请他们答复，他们都不能答。我就说，‘你们的话是说没有问题，但你们所作的大有问题。你们若真正愿意听我的话，就请你们从工作上退下去。这不是把你们革除，因为以我们聚会的方式，几乎每个有负担的人都可以在聚会中说话，所以你们虽然从同工中退下去，还要照常来聚会。希望你们作个好弟兄，在聚会里有负担就继续说话，但是请不要摸工作。’他们直接问我说，‘那么作长老呢？’我说，‘也请你们退下去。因为你们留在其中，不清不楚；过一段时间，大家在主面前看你们实在是好弟兄，那自然就是好。’只有那一次我停下那几位的工作。除此之外，谁也举不出一个实例，说我停了那一位同工的服务。

至于要用年轻的同工还是用年长的同工？我要说，现在主的恢复遍及全世界六大洲，最少有九百五十处召会，而且使用各种语言。因此这个工作需要中、英文都通的人来作。一面来说，年长的人是可作、当作，也能作；但一个国家要打仗，很少会把老人编成一支老人军队上前线去。要打仗，一定会派年轻人。另一面说，年长的同工在语言上普遍有欠缺；今天的工作发展完全是国际性的，需要英语、华语都通顺才可以。若什么事都要翻译，就难免浪费时间；若外语说得不够流畅，也应付不了局面。我知道大家都愿意有分，但是要到前线去打仗，必须用青年人。我这一次到台湾，是要转换我们聚会的方式和作法，因此才办训练。参训的人来自二十七个国家，西方的三百多位，华语的五、六百位。因此施训的人一定要英语、华语都能说得流利。将近一千人住在一起，为着生活上的安排与服事，必须英语、华语都通，作事才会顺利。这次在台北的训练，施训者都是青年人，主要就是因着语言上的需要。其实，主的工作是多面的。除了训练之外，大家还有别的工作要作。在台湾有成千成万的圣徒需要去探望，需要访问照顾，谁去作呢？只有受训的那六百多位青年弟兄姊妹是不够的，非常需要年长同工摆上他们的那一分。一九七五年，台湾弟兄们亲自到美国来见我。那时台北召会相当大，每一周服事聚会，同工、长老、执事，加上家、排负责人，总共八百多位参加。弟兄们说到这些人差不多年纪都大了，不能应付当时的需要。他们原来是想请一些人退下去，但在我看来很困难。我经过许多祷告，决定采取一个作法，就是请这八百多位共同辞退。若是有的退，有的留，就不太容易。若像政府内阁总辞一样，大家都可以接受。后来弟兄们都同意了，就召聚全召会聚会，向大家说明；这八百多位服事者就共同辞职，大家也都欢喜快乐。辞职以后，召会的需要仍很大，所以我请三位年长的弟兄作临时长老，希望快快让新的长老产生出来。但直到一九八四年，在三位年长弟兄之外总共只加了两三位新的，另外还有两位是旧有的再回来作长老，所以并没有成全出多少新的长老。到了一九八四年十月，我一写完新约圣经恢复本的注解就回台湾去。这些年来东西两半球的召会数目虽有增加，圣徒人数却不加，这很叫我受压。先前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编译工作捆绑我一二年之久，现在完毕了，我就决定回台湾去研究这个问题。

关于召会扩增的事，经过多方深入的研究，我决定从台北开始作出一个模型。在一九八四年十月间，台北召会有八、九位长老负总责，此外有二十一个会所，每个会所都有三、四位负责人在治理。我就和当时的长老们商量，把会所负责人的情形逐一看过，后来把这八十几位会所负责人几乎都定规作长老，在全体聚会中报告。这八十多位长老分在二十几个会所里，但还是合起来一同治理，我们称之为‘分而合治’。同时，从前这几位年长的长老都在总执事室里服事。当时召会在名单上差不多有一万人，常聚会的五、六千人中，有许多人需要牧养；甚至这八十几位新的长老，也需要年长的去成全他们。还有一些集中进行的事情，诸如买地、买会所、奉献怎么支应等，也需要这些年长的长老服事，因此，他们很有用处。可惜，年长弟兄们因着各自的因素陆续从服事中退去；这并不是我的原意，却传出了我不用年长者等种种流言。

弃绝组织与地位

有些人对于同工们在各地的服事有他们的看法，为此我要作一点解释，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家风。从倪弟兄开始我们就没有组织。我们都尊敬倪弟兄是带领我们的，但是他从来不照组织的作法。一位同工该去那里作工，必须自己去祷告，而不是被动等待倪弟兄的差遣。同工出门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召会要不要你作工，也没有组织上的定规。你若是一个不错的同工，大家也都认定你，究竟你该在这里，或去别的地方作工，这完全是你和主之间的事。不过你可以在身体里有交通，寻求印证。我在倪弟兄身边和他同工十八年，我看得很清楚。有的弟兄来找倪弟兄，他常一言不发。弟兄问：‘倪弟兄，你看我到底是该去不该去？’他常是这样回应：‘是啊，到底该去不该去？’可是他始终不说去还是不去。弟兄就说，‘倪弟兄，真难啊，我怎么祷告也不清楚。’倪弟兄就说，‘哦，是啊，怎么祷告也不清楚啊？’后来我问他：‘倪弟兄，你怎么不告诉人家去还是不去？’他说，‘我告诉他有什么用？如果他自己要去，我若是叫他不要去，他绝不会听，总还是去；我要是告诉他该去，他就把“倪弟兄说我该去”这个金字招牌挂出去了。’所以倪弟兄说，‘我不必说话，到底该去不该去，是他和主之间的事。’

同工中间大概只有三、两位来见倪弟兄时，倪弟兄会彻底敞开谈工作。倪弟兄会说，‘弟兄，对的，这个时期你该去，我们有这个需要。’这就是同工深浅的问题，责任轻重的问题。事实上我们没有组织。所以台湾的同工们，不管是到美国北加州湾区，或是到南洋去，我一概都没有写信给相关的召会，因为我们不是在组织里。但是有一件事叫我很感觉羞耻，就是我在台湾训练出来的同工，都觉得自己能作一点什么。这是个难处。尽管我们受了训练，但是一到其他地方去，这些训练不一定能用得上。我们不该忘记主在路加十七章的教训；就算我们为主作了许多工，实在是为主所用了，末了只当站在主面前说，‘我们是无用的奴仆。’（10。）我们应该学这个态度。五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学这个功课。若是我自居在工作里多年，好像有了地位，什么地方都应该欢迎我，给我工作，这就太过分了。我们不该有这样的态度。譬如一个弟兄在加州作长老十多年了，有相当的经历。他到台北去，不能说自己很有学习，要台北跟他学。否则就会造成难处。我们当说，我虽然作了那么多，还是没有多少用处，需要再学习。

每个召会有它自己的局面，不管我学过多少，我若不在其中，很可能不知道需要，因此不应该盼望召会一定叫我作工。就是叫我作，我都得祷告祷告，观察观察，是否需要我的这一分，我的摆上是不是有益而无害？这才是正当的态度。我希望同工和长老们都学一个功课：即使你作了很多，也不要自居是什么人物，可以到任何地方作工。我们带着别处的作法、自己的意见，可能反而造成亏损。这是我们必须提防的。总而言之，在我们中间绝没有一个总管支配，调动人去其他召会，告诉召会要给人工作。也不要因为看见同工在某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作的，就发表意见。一个同工到了一地，召会请他作或不请他作，都没有错；一个同工到了一地，他自己作与不作，也是他和主之间的事。这是两面的事情。我们中间没有组织，同时绝没有阶级。不是一个人在我们中间同工久了，工作得多了，有了成绩，好像就有地位。这种地位就是给我，我也不要。外人一直给我教皇这个名号。我说，‘谢谢，我不要这种名号，你们留着吧，你们谁愿意作教皇，就作罢。’

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应该有组织、阶级的思想。此外，我们也不应该讲功劳。若要讲功劳，我们大家都有功劳。我们都爱主，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应该有殉道者的灵，不要功名，只要拚上去。为了爱主，只要我能作，就倾全力作了，恐怕作的还算不得什么。无论我们觉得自己作得如何，到了主的审判台前，到底主称许不称许，还是由主来断定。所以功劳的想法应该完全去掉。不要以为自己全时间服事多年，世界的前途不要了，地位也不要了，所以人家应该尊重我。这个感觉是堕落的，我们不该有。

新路实行的三要事

关于新路的实行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在于聚会以及传福音的方式。主对彼得和安得烈说，‘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。’（可一17。）有谁打鱼不到鱼所在的地方去？而是下请帖邀请鱼来？想要得鱼而不去网鱼，也不去钓鱼，就在家里等鱼，岂不很可笑么？但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形。同时我再查读圣经，就看见神传福音的方法是到人中间访问人。亚当一堕落，神马上到伊甸园来寻找他，呼唤他说，‘你在哪里？’（创三9。）过了四千年，神自己从天上到地上来，祂不是仅仅来访问一下就走，乃是过了三十几年为人的生活，特别有三年半周游各方访问人。最清楚的有两次：一次祂到耶利哥这座受咒诅的城市，特特到撒该家去，把救恩带给撒该一家。（路十九1~10。）还有一次，祂特特去了撒玛利亚，在井旁等候那个有罪的女人来打水，（约四3~7，）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例子。最后，祂复活后要升天前吩咐门徒们：‘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。’（太二十八19）主的榜样和祂的吩咐清楚表明，传福音是要去！主在约翰十五章也说，‘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；...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立了你们，要你们前去，并要你们结果子，且要你们的果子常存。’（5，16。）原文这里的语气很重。主要我们前去结果子，并且要我们的果子常存。这句话很厉害的抓住我。我们从前传福音的方式错了，我们没有‘前去’人那里，反而是请人到我们这里来。

已过传福音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邀请人，也没有请到多少人来。就算来了几个人，也勉强受了浸，到末了又不常存。我寻找原因到底在哪里？发现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去，所以人不会来。几乎没有一个不信者会欢欢乐乐地跑来会所，跳到你跟前要求受浸。所以，我们要得人，都得像渔夫一样去撒网，才能得人如得鱼。新人受浸之后，如果过了一阵子不来聚会了，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再去喂养他。现在我们传福音给人并为他施浸之后，立刻要在他的家里有家聚会，这是头一次叩门。人得救后过了三天又去叩一次门，给他一点喂养，再过三天又去叩一次门，十天内最少连叩三次门。之后周周都去家聚会。这样人就不会流失了。作母亲的都知道，孩子生下来若没有人管，不到几天就死了，若几天不照顾还不死，就真是神迹奇事。有的孩子生下来时半死半活，但是一群医生围着他，把他放到育婴室保温箱里特别照顾，过了两三个月也好了。只要照顾得好，要死的孩子也能救活。现在我们在人受浸之后不去照顾，因此结了果子也不能常存。

实行新路有三件重要的事：第一，要传福音，必须登门造访才能得人；第二，要把得救的人留下来，必须到他们家里，常年有家聚会；第三，要叫召会聚会丰富、高昂、活泼，必须培植弟兄姊妹，操练在聚会中个个说话。这不是我想的办法，乃是圣经清楚又确定的启示。保罗说，‘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各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...凡事都当为建造。’（林前十四 26。）但这种光景今天在基督徒中间看不见，甚至在主恢复中也看不见。我们在聚会这件事上违反了神在圣经中的吩咐，大大得罪主。我这样讲不算太过。五十年前，倪柝声弟兄就已经提起这个问题来，他指出我们中间聚会的方式是错误的。很多人读过‘工作的再思’及‘教会的事务’这两本书。‘工作的再思’是他一九三七年讲的，到一九三九年出版成书。倪弟兄说得很清楚，主日上午大聚会里一人讲众人听，等于公会作礼拜，乃是随从列邦的风俗。到了一九四八年他恢复职事，在鼓岭山上施训时讲‘教会的事务’，又重重说到这件事。他说主日上午大聚会是一个荒废、浪费、不需要存留的聚会。那时候他也和我坐下来谈这个问题，研究怎么改变这样的情形。结论是那时还不能改变，一面是因为人的习惯根深柢固，很难拔除；另一面，假使突然停止主日上午的大聚会，也没有什么可以顶替。所以当时没有作成。

今天我可以向弟兄姊妹担保，你们若真正照着主的带领，忠忠诚诚的尽你们的体力及时间，登门访人传福音，不必天天出去，只要一个月出去一两次，一年十二个月，月月都出去，每一个人到年底最少能带进四个人。一处召会若有一百人聚会，只要有三十人出去就可以。这三十位去作一年，到年底每人都得三、四位，算起来就得了一百位。换言之，如果这样作，一百人的聚会到年底人数会翻一倍。这是我们花了三年半研究及实验的结论，所以我很把握说这话。这三十位出去登门造访带人得救，过了三、四天，就必须再去新人家里作家聚会，这时候要带另一位不能参与叩门访人，但可以作家聚会的圣徒；有些圣徒也许不方便去叩门，但还是有精神体力可以专门去作家聚会。这三十位叩门的，就把新得救的人一个一个介绍给三十位作家聚会的，由他们接手去作。原来的三十位再继续去叩门，另外这三十位就作家聚会，常年作到底。同时这三十位叩门的也可以作家聚会。这样，叩门的是三十位，作家聚会的共是六十位。我们这样作到年底，就会稳定的得着一百人。还有四十位，有的或许病了，有的要照顾家庭走不开，我们希望无法出外的圣徒也同心合意，留在家里用祷告来扶持，或者在物质上供给。若弟兄姊妹肯这样作，我向你们担保，绝对一年翻一倍。保守一点估计，就算不能翻一倍，也能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。一百个人的聚会，到年底能增加五十个新人，也是很荣耀的。接下来我们还要打消一人讲众人听的习惯，操练个个说话。一个人没有那么丰富，谁能一连讲五十二周？一个人讲没有不用尽的；但大家加在一起不会用尽。譬如今天晚上的聚会若大家都说话，时间就不够用了，不仅更丰富，也更活泼。如此，召会一定得造就。

末了的叮咛与请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盼望你们有人接受负担，建立叩门访人传福音的习惯；也有人接受负担，跟着叩门的人常年去作家聚会。喂养新人不能像一天下暴雨，把人都灌满了水，以后一年内又都不下雨，以致人都干枯了。这样新人真是活不下来。家聚会要经常作、周周作。此外，个个都要接受负担，操练过得胜、复兴的生活。早上一起来就说，‘哦，主啊，我爱你。’若整天与主交通，在灵中照着灵而行，天天活基督、讲基督，何愁到聚会中没话说？中国人都习惯在公众场合说话；但我们是为着主的缘故说话，而年长圣徒实在应该带头讲，不要推辞。你讲两句，我讲三句，渐渐就成为习惯。召会就活了，就丰富了。这是非常容易的。旧约里，人要懂得神的心意，要借由大祭司带着胸牌连同乌陵和土明到神面前寻求；这预表我们今天在召会中要读神子民的光景，好得着神的引导。我这次提起这条新路，是把海外、国内的众弟兄姊妹都统统读过，才下的决断。然而我实在没想到，实行这条新路会遭遇到这么多批评。所以我在主面前得到一个结论：主借着我们所释放的这条路乃是戳中了撒但的要害，要撒但的命。所以撒但恨这条路。因此我末了的话，是叮咛、祝福，也是请求。从此再有风声流言传到你们这里来，请你们谢绝，不必再听了。可以温和的告诉传话的人说，‘弟兄，请你不必再说这种话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要说有恩典的话建造人。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并不分赐生命，反而散布死亡的毒素。我们都爱召会，爱主的恢复，我们不愿意看到召会中任何弟兄姊妹受死亡毒害。说这些话不仅使自己被破坏，也伤害听见的人。所以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说了，这样没有益处。’也要告诉他：‘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；全宇宙只有一位是完全的，就是主耶稣。既是这样，我们论断别人有何益处？只不过给撒但机会得利益罢了。我们不能这样糊涂。’希望我们不只要听、不要信，也靠主的恩典，把这些话封住。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主的恢复。召会的立场在这里，召会的道路在这里，主的见证在这里，基督的生命在这里，你和我都得维护。我们在这条路上，绝不愿稍微伤损这条路，这才是正当的光景。愿主怜悯我们。

三月二十三日讲于美国加州旧金山